

长篇小说

抉择

张平 著



远方出版社

长篇小说

抉 择

张 平 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苏超群

封面设计:羌 阳

抉 择

张 平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红房街15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鸿宜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开 印张:15 字数:320千字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595-238-28/I·112

定价:25.00元



市长李高成接到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工人要闹事的消息时，已经是凌晨4点了。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总经理郭中姚在电话里对他说，他们整整做了一晚上的工作也没有说服了工人们。有两上副总经理在做工作时，都几乎挨了打。连离休在家的党委书记范立刚也受到了工人的围攻，有两个赖小子还趁机把范书记家阳台上的玻璃给砸了。公司公安处连经济民警算上一共出动了百十来号人也没能顶了事，整个乱成一锅粥了。公司宿舍区这会儿至少聚集了有三四千人，有几个领头的说了，他们明天一早就集体到市委门口请愿。总公司接送工人的大轿车聚集了足有20多辆！听说还有人正在联系外单位的车，要是联系不下，就用大卡车接送，而厂里的大卡车至少有40多辆！要真让这么多人出去了，不用说的，只这近百辆车聚集在市委门口就能把整个市区闹翻了天！

刚刚睡下不到两个小时的市长李高成顿时睡意全无，他披上衣服有些发愣地坐在床上，一时也想不出究竟该怎么办。

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是一个有两万多工人的大分司。它的前身中阳纺织厂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厂之一。中阳纺织厂的厂龄比共和国的年龄大一倍还多，据说是在慈禧太后手里兴建起来的，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可算是最大最先进的一个纺织厂。而后风风雨雨几十年，不管是军阀混战时期，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也不管是在清朝政府手里，日本人手里，还是在旧军阀手里，中阳纺织厂始终都非常兴旺发达，经济有方，运转良好，资金雄厚，盈利可观，一直是当时政府的支柱产业。虽然也有不尽如意的时候，但从来都挺得过来，而且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停工停产事件和大的工人闹事的情况。

解放后,中阳纺织厂经公私合营最后由政府全面接管,经过了较大规模的技术更新和改造,曾一度大显风采,着实轰轰烈烈、红红火火了一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工业建设,尤其是对当地的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和丰功伟绩。58年大跃进时期,中阳纺织厂大力扩厂,使当时的工人人数几乎翻了一番。8000多工人一跃为15000多。当时省里的领导明确指示,中阳纺织厂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人数的增长和数量上都要成为华北第一。于是中阳纺织厂一下子陷入了第一次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缺钱,缺技术,尤其是由于同苏联断交,极度短缺由苏联援助的机器零件,使工厂的生产几乎全线瘫痪和崩溃。紧接着便是三年困难时期,直到64年以后,才好不容易缓过劲来,但红火了没几天,“文革”便开始了,厂里打打闹闹,车间开开停停,一直到了78年之后,才开始全面整顿,技术和设备改造也重新开动,生产秩序和生产规模也才得以真正恢复。

78年到84年之间可以说是中阳纺织厂最发达、最繁荣、最兴盛、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厂里的工人由15000多发展到20000多,织布机由8000台发展到15000台,设备能力由50万纱锭发展到80万纱锭,年产值由1.1亿元发展到接近两亿!年利润由2800万发展到7000多万!一年的利润就完全可以建成一个同等规模的中阳纺织厂!到1986年为止,中阳纺织厂历年来的利润加在一起,可以修建成十几个同等规模的中阳纺织厂!1985年,中阳纺织厂正式改名为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下属二十多个分厂,与此同时,雄心勃勃的中阳纺织集团公司还兼并了三个即将倒闭的工厂,救活了两个已濒临破产的企业。这是中阳纺织厂的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无法比拟的,它给国家的贡献也一样是不容质疑的。

中阳纺织集团在85年后开始走下坡路,到1986年以后,由盈利走向亏损。国家利税的深化改革,粮棉价格的全面放开,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国营大型企业的管理不善以及自身包袱越背越沉等等诸多原因,致使中阳纺织厂陷入越来越无法自拔的困境。截止94年年底,除去外欠的款项,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累计亏损和负债额已达到4.5亿元人民币!而95年的亏损和负债额还没有结算出来,预计总外债额将接近6亿!将

成为国家银行最大的债户。从95年2月份开始,公司便已发不出一份工资。到7月份为止,离退休工人和干部的每月每人的200元生活费也全部停发。从93年10月份开始,公司的一些分厂开始停产。95年9月份,摇摇欲坠的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终于垮了下来,公司全线停产,往日红红火火、震耳欲聋的中纺公司,顷刻间变成了一片死寂。

这么大的一个国营大型企业,停工停产,加上离退休职工,近3万工人干部没有事情可做,而如今关在即,再过几天就是春节,公司的职工们已经十个月没领到工资了,天寒地冻,没吃没喝的,物价又是这样的高,想想怎么会不出事!

市委市政府也早已把如何救活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列入96年工作中重点的重点。市常委会多次开会研究,并且决定由市长李高成亲自挂帅,由市银行、市经委、市计委、市财委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专门负责解决中纺的一系问题。这个领导小组成立时,已经是95年10月份了。虽然早已开始了工作,也已连续几次给市委市政府做了汇报,但由于已接近年底,各种各样的事情一下子全压了过来,哪儿也忙得一塌糊涂,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最终决策还是没能拿出来。到了96年元月份,市委市政府又曾研究了一次,而这次只是政策性的,到春节期间,一定要想尽切办法,给中纺的全体职工补发一到两个月的工资。而其它的事情有,只有等到春节后再说了。然而偏是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工人们却真的要闹出来来了,而且规模还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忧虑焦心了。

市长李高成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来。说实话,这些年来,在市委市政府门口上访、请愿、闹哄,并不是什么希罕事。甚至于连过路的、在市委市政府上下班的人似乎都见怪不怪,睬也不睬了。好像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自然而然也就没人把它当做一回事了。这些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闹还不是白闹。几只青蛙叫唤,还能把天翻过来。但这回不同!第一是人数多。三四千工人,谁知道到时候还会来多少!再加上还有近百辆汽车。这么多人和车聚在市委市政府门口,顷刻间就会造成整个

一条街的交通堵塞。市委市政府这条街是市里的中心地带，东西足有 10 多里。若赶上上下班高峰时间，连人带车全都堵死在这条路上，那可就不像是几千工人在闹事了。第二，眼下正是最容易出事的时候。年关在即，物价陡涨，市委市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仍然没能把物价的涨幅平抑住。前不久市政府曾作过一个重要的决策，就是采取了种种便利条件允许菜农进城直销蔬菜，还专门为此在市中心开了一个直销市场。没想到菜价不仅没能降下来，反倒把菜价越抬越高。有人就说了，让菜农进城直销，等于是引狼入室！农民们进到城里一看，眼界顿时大开：没想到这些菜原来还能卖到这么贵！没想到这些菜原来还能卖到这么贵！能贵不贵他妈的岂不是傻子！老子的菜比那些二道贩子菜可新鲜得多哪，凭什么要比他们卖得还便宜！于是菜价不仅没能降下来，反而唰唰地一个劲往上涨。菜价往上涨，也带着别的物价一起唰唰地往上涨，而且还把那些停工停产没有工资的工人和失业人员做点蔬菜小生意的路也给堵死了。在这个人人都怨气满腹、牢骚满腹的当口，要是有人借机也跟着这么一闹腾，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第三，与市委市政府相邻的另一条街上，便是省委省政府门口，这些人要是闹腾到那里去，影响可就更大了，尤其是这两天，正有一个西欧国家代表团，正在同省里洽谈一个老大不小的投资项目，万一……

李高成不敢往下想了，揉了揉有些麻木的眼睛和太阳穴，明白自己必须尽快拿出一个主意来，已经没时间再容他过多的去考虑了。他看了看表，凌晨 4 点 25 分，离天亮还有一两个小时。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在市郊，离市中心有 30 多里路，如果工人们真要坐着汽车来，半个多小时就能开进市中心。

他本想给市委书记杨成打个电话号码没拨完，他就又给放下了。

市委书记杨成在如何对待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问题上，跟他有些分歧。杨成一直是主张对这个公司大动手术的，包括对中纺公司的整个领导班子。李高成反对这个意见，在心底里也无法容忍这个意见。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们看好这个班子，包括一些主要领导也一直认为中纺的领导班子是一个过得硬、

信得过的领导班子,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实在对这个公司包括对这个领导班子太熟悉,也太有感情了。几乎可以这么说,现在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领导班子成员大都是他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对他们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了若指掌、知疼着热,甚至对他们的性情和脾气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市委书记的意见当然也有他的道理,中纺公司目前干群关系紧张,同这些领导是有直接责任的。但中纺目前的困境是全国大中企业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把怨气 and 责任一股脑儿都堆在这些人身 上,这公平吗,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任何人都会有缺点,就算你把他们全换,那新上来的人就会没缺点了吗?何况现在换班子,也是不合时宜、极不现实的。一出问题就换班子,换了班子就能解决问题吗?谁干工作能保证不出问题?再说,中纺现在成了这样一个摊子,懂行的,有本事的,有魄力有责任心的,又有谁会到那里去?何况现在大面积地调换领导,原因究竟是因为什么?是查出问题了,还是有什么严重的失职行为?这怎么跟群众交待,又怎么跟领导交待?要是一换再换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那又怎样去面对群众、面对领导?

这会儿他不能把这个电话打过去,他不能给人一种一出了事就想把皮球踢过去的印象。他现在还没有去动手解决问题,还没有到了非给书记汇报不可的地步。

略一沉思,他先给秘书吴新刚打了个电话,让他告诉司机,15分钟以后一块儿赶往中阳纺织集团公司。而后他又给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总经理郭中姚去了个电话,要他迅速办好以下几件事:

第一,立刻打听清楚这次闹事领头的都是哪些人,然后尽快想办法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市长要直接同他们对话。要做好对他们的说服工作,他们的任何要求和条件可以直接同市长谈。

第二,立即把公司公安处所有人员全部撤走,一个也不许留在现场。公司所有的干部,包括公司公安人员,一律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干部和公安人员要是受到损失和伤害,由市政府负责赔偿处理。若要是有什么工人受到伤害和出了什么事,一定要严肃查处,从严惩治。

第三,任何不利于干群关系的话不说,任何不利于干群关系的事不做,尤其是带有威胁和恐吓性质的话更不能随便乱说。若要

有人说了或做了这些事,一经查出,决不姑息,也一定从严处理。

第四,立刻利用公司的广播和有线电视,要反复给群众讲清楚,不要参与闹事,更不要进城搞什么请愿活动。市委市政府一直是关心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在春节以前一定会安排好全体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生活。但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是领头的还是被别人鼓动的,凡是参与这次活动的人,也不管是什么目的,市委市政府保证不会追究责任,更不会秋后算帐,揪辫子,穿小鞋。一定要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绝不要把群众人为地往“梁山”上逼,以免造成反正闹也闹了,要闹就大闹的想法。

第五,他将在凌晨5点20以前赶到公司,和群众接洽的地点就设在公司宿舍区的老干部活动中心。不要任何人接送,更不要任何人保护。

李高成虽然在电话里说得有条不紊、平心静气，但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如今已经不是前几年了，领导随便一句话，就会地动天摇，震得山响。现在即便就是一份一份的红头文件不断地往下发，即使是三令五申、正言厉色，讲了一遍又遍，下边的老百姓也没有什么人会在心底里真的把它当做一回事。一只老鼠坏一锅汤，一件腐败透顶的事情，就足以伤透了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既然是年年讲月月讲，大会小会都在讲，要花大力气、下大决心，要严刑峻法、大刀阔斧地惩治腐败，端正党风，决不姑息，决不手软，但到头来一切好像还是老样子，满地的老虎还在跑，满天的苍蝇还在飞。打了一只，又跑出一只；捂住一片，又飞出一片。老这么下去，谁还会把你的文件当一回事，谁还会把你的会议当一回事，谁还会把你领导的话当一回事？

李高成今年 54 岁，在省会一级市的市长里头，还算年轻。但早已经是两鬓斑白，满脸皱纹了。李高成一直很瘦，而且还有越老越瘦的趋势。根本不像一些领导那种满面红光、脑满肠肥的样子。所以李高成的样子就常常让下边的人看着顺眼，尤其是让老百姓觉得亲切，能给人一种信任感。李高成在饭桌上就常常跟那些同僚或是同一级的领导们开玩笑：我这样子，怎么看也是个清官；瞅瞅你们那脸你们那肚子，让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是伙腐败分子。

李高成嘴上说自己是个清官，心底里也确实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清官。面对几十年的干部生涯，他从来都问心无愧。

他之所以对中纺有着一种摆不脱、拉不断的感情，同中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因为他原本就是从中纺干出来的，他曾有中阳纺织厂当了十几年的党委书记和厂长。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早的一批纺织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可以说他的大半辈子都

是在纺织行业度过的。他本是南方人，因当时中国的大型纺织企业都设在北方内陆地区，于是中专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了华北的黄土高原。先是在新华纺织厂干了将近10年技术员，而后又在省纺织厂干了近8年，这期间曾当过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总工程师和副厂长等职。1980年，他以党委副书记和副厂长的身份调至中阳纺织厂，1982年他被任命为厂党委书记兼生产厂长职务。当时是党委书记负责制，刚刚40岁的李高成，成为这个近两万职工的大型企业的名副其实的一把手，同时也成为当时省里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

那时候的李高成真是踌躇满志、傲视群雄，他发誓要把中阳纺织厂在他手里变成全国第一流的现代化企业。当时也正是国营纺织企业的黄金时代，原料源源不断，一点儿不用发愁，农民们争先恐后，靠走后门才能把棉花卖给厂里。市场更是供不应求，省内省外拉货的车辆每天都排成一条龙，厂供销处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职员们，个个都被宠成了老爷相。工人们背过弯直骂，供销处的那些王八蛋们真他妈的肥透了！

其实谁也一样，那时的中纺工人多红，牌子多亮！中纺的厂徽戴在职工们胸前，让多少姑娘小伙子羡慕和眼红。

为了能到中阳纺织厂当个工人，那些大大小小的领导，曾给李高成写过多少条子，打过多少电话！

李高成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中阳纺织厂“文革”后的第一次全面技改工程。那时候中纺需要的资金一点儿也不成问题，一个电话打过去，上千万的资金立刻就到位。根本没有人会想到像中阳纺织厂这样的企业会亏损，更没有人会想到像这样的企业会还不了贷款。中纺是不倒翁，是永远也折不了的摇钱树。

1983年中美关系紧张，中国的纺织产品出口受到了限制。中纺也一样感到了压力，产品很快积压，厂里的大小库房都存得满满当当。事关重大，面对着这样的压力，究竟该怎么办？即使是省市领导也一样拿不定主意。李高成当时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决不停产，一分钟也不能停！那会儿不光是他，包括厂里的所有职工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中纺的产品会真卖不出去。

没有人悲观,没有人气馁,更没有人感到绝望。厂里依旧是一片喧闹热烈的气氛,依旧是秩序井然,法纪严明。职工们按部就班,信心十足,唯一顶着巨大压力的是李高成,谁也说不清楚在那近一年的时间里,李高成究竟睡过几个安心觉。常常是睡到半夜里,猛的一个激灵突然惊醒,便再也睡不着了。

那时候中纺的纺织设备已经全部经过更新改造,产量成倍地拉高。连续 10 个多月的产品积压,库存数字已经是历年来最高库存的几倍之多!市里临时租用的二十几个库房已全部存满,市郊临时租用的三十多个库房也全部存满,邻近县市租用的六十多个库房也一样全部存满!库存产品的资金额已接近 20 亿人民币,贷款和外欠的资金额则达到了 4.5 个亿!

那时候的李高成怎么能睡得着,他的心整天就像悬在半空里,走路就像踩在棉花里,睡觉就像躺在云端里!头上的白发就是在那会儿长出来的,脸上的褶子也在那会儿多了几成,生生的老了一大截子!

可那会儿的班子多团结,人心多齐!如今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领导成员,基本上就是那会儿的原班人马。那的确是经过了真正考验的一个班子,可谓患难与共、心心相印,没有那样的一个班子,也许就没有他李高成的今天!

那时候他在全省大中型企业中率先制定了领导成员上下班不坐车的规定。他的家当时就在市区,每天上下班要往返 40 里地,他坚持骑自行车,风雨不误。中午同工人一块儿在工厂食堂吃饭,晚上回到家时,最早也要超过十点多。有天晚上,他夜里 12 点多回家,到了市区过时,被几个公安认为行迹可疑,把他盘问了好半天,当他说到自己是中阳纺织厂的厂长时,他们怎么也不相信,最后把电话打到厂保卫科,才算了解了此事。这件事经报纸披露后,曾轰动一时。一个正厅的干部,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还真是一个大新闻。厂里的工人包括其它工厂工人们,对此没有不受感到的。这样廉洁自律的好干部,如今在哪儿找去!

困境也就是那十个多月的事件,也许还不能叫困境,同今天相比顶多只能算是个暂时的困难。十个多月之后,产品销路便全部重新畅通,被打开的市场就好像是个饿了几百年的瘪肚子汉,有多

少它就能吞多少。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连产的带存的,就基本上全部销完!当时正赶上各种棉织品涨价,中阳纺织厂库存的那些产品好像囤积居奇一样反倒都卖了个好价钱!

那时候中纺的钱有多少呀!真是富得溢金,肥得流油,钱愁得没法花!

也就是在那时候,86年的3月份,李高成以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的身份,被当选为副市长和市委常委。

被当选为副市长的李高成仍然分管工业和轻工业,由于是中阳纺织厂的老领导,自然也就对中纺更加关切和爱护,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在中纺的问题上对他自然也十分放心。于是到86年年底,在他的一手安排下,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同意,中阳纺织厂的领导班子做了全面调整。在当时已经是厂长负责制的情况下,他让59岁的老厂长高明亮、57岁的总工程师兼副厂长张华彬、54岁的女副厂长李素芝一并退了下来做了厂里的顾问,而将他最信赖的干将,当时的副厂长副书记、48岁的郭中姚任命为厂长,将47岁的副书记陈永明任命为党委书记,将45岁的副书记吴铭德任命为生产副厂,将44岁的供销处处长冯敏杰任命为供销副厂长。

李高成对这个班子十分满意,市领导对这个班子也一样感到高兴。首先这是个年轻化的班子,而且也是个久考验的有魄力有能力的领导班子。整个班子平均年龄只有45岁多一点,在当时省内国有大中型企业里属于最年轻的。特别是他们在本厂的厂龄大都在15到20年以上,这也一样是非常不容易的。至少可以说明一点,他们已经经受了或者已经经受过厂里职工和领导们的检验。能在一个厂干这么久,而且能一步步地走上领导岗位,足可以证明他们是有能力和有群众基础的。这真的不容易。

当然也有阻力。

老厂长高明亮和副厂长李素芝当时就对这个班子的组成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的张华彬对些反对得最为厉害。

他们反对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厂长郭中姚和供销副厂长冯敏杰

身上。

对郭中姚他们认为能力不够，领导如此大的一个国有企业，如果缺少高屋建瓴的认识水平和高密集型的学术水平，是很难胜此重任的，而在这方面郭中姚是明显有欠缺的。由此他们也就对李高成看重的所谓“魄力”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能力不够，却很有“魄力”，这样的领导是很值得让人深思的，有时候也是非常可怕的。总工张华彬甚至对李高成原来的在厂里的些举动也提出了异议，他指出李高成当时不顾产品大量积压拼命生产的做法其实是很冒险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不负责任的。当时的那种情况如果放在今天，那将是非常危险的，那是拿整个工厂和近两万工人的命运做赌注，是根本不符合一个现代企业的动作规范和准则的。而这种行为，给目前的这个班造成的影响和暗示也一样是深远的。如果认为这也是“魄力”的话，那么这种“魄力”同样是令人忧虑的。还有一点，他们认为郭中姚的道德作风也很让人感到怀疑和不可信任。尤其是对分管供销副厂长冯敏杰的行为作风更为不满，在当时推销积压产品的手法和方式上漏洞很多，有很多人检举揭发过他们的问题。重用这样的人很失人心的。

对他们提出的这些看法，李高成当然不能同意。

郭中姚虽然是中专毕业，但他早已自修完成了大专学业。何况学历并不等同于能力，常识人也不等同于魄力。这么多年来，他是亲眼看着郭中姚成长起来的。他刚来中阳纺织厂的时候，郭中姚还只是个车间主任。当时郭中姚管理的那个车间是全厂最拔尖的，郭中姚本人也是多年的技术标兵和先进人物。他的开拓能力和进取精神全厂职工有目共睹，尤其是在郭中姚被提拔为副厂长副书记后，在厂里最艰难最关键的那段日子里，他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坚强的毅力，特别是那种不辞劳苦的忘我精神，给李高成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为了推销厂里的积压产品，郭中姚在前前后后半年的时间里没有回一过次家，几乎跑遍了中国的每一个地区。那积压的产品几乎有一半是他一个人推销的！回来后大病一场，人瘦了20多斤！昏迷了四天四夜！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一个月才恢复过来。这样的干部还能说没有能力，没有魄力？又怎么能说他人思想作风有问题？他说的作风问题，也就是郭中姚同他

老婆离婚的问题。正因为他常年在外奔波，很少顾家，老婆才跟他整日打打闹闹、争吵不休，最终导致了家庭破裂。如果把这也说是作风问题，那岂不是太残酷太偏狭了？至于对推销副厂长冯敏杰的看法和冯敏杰那些所谓的问题，李高成并不是不知道，对一些人的告状和检举揭发，李高成早已耳有所闻。其实中纺供销处向来就是是非成堆的地方，凡是在供销处干过的人，几乎没有不被检举揭发、不被告状的。凡在中阳纺织厂干过的人，没有人一个人不认为供销处是一个肥得流油的部门。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总是认为只要一到了供销处就准能发大财。这样说别人其实不就是在说自己吗？看问题怎么能这样看，冯敏杰在厂供销处干了近十年，从来没有发现过什么大问题。供销处的那一套严格完善的规章制度，曾在全国纺织战线推广过，受到了纺织部有关领导的表彰。而冯敏杰对供销处的严厉管理，甚至可以说是极为严酷的。一旦发现问题，他从来都照章办事，决不留情。只在近几年，他就严肃处理了7个人，有两人还被开除出厂。其中有一个李高成本人还给冯敏杰作过工作说过情，但最后还是被严肃处理了。其实在那些告状和检举揭发冯敏杰的人里头，大都被冯敏杰严肃处理过的人。这本身不就说明问题了吗？

对这个领导班子持反对意见的这些老同志，作为市长的李高成即便是在当初也从来没有不满过。让这些老同志退居二线，同这些也根本没有关系。这些老同志的意见，当时他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厂子好，否则他们干嘛要冒着得罪人的风险而提出这些相当尖锐的意见来？

然而今天晚上他则实有些生气，因为在今天晚上组织闹事的人里头，就有他们几位老同志！这是李高成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

工人们参与闹事，还有情可原，而你们都是老干部，老党员，你们的组织性纪律性都到哪儿去了！莫非还对当初的这些事耿耿于怀吗？

要真是这样，那就太不像话了！

三

还没有宿舍区门口，市长李高成就听到了一片喧闹声。

当小车开进宿舍区，面对着黑压压的人群，他估摸了估摸，至少也有七八千人，甚至更多！

李高成有些茫然地呆在车里，良久没能动了一动。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竟会有这么多人！这到底是怎么了？就仅仅因为是没有工资没钱花了吗？

怎么会！

他突然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假如这些人要是都涌到街上去，那后果真是可想而知。

而对着这么庞大的人群，他知道不能开着车往里闯了。他必须下车走进去，走进工人们里边去。

胸口一阵揪心的疼痛，腿肚子阵阵打颤，几乎让他挪不下车来，秘书吴新刚及时地扶住了他，轻轻地把他搀下车来。

他感到秘书吴新刚的两只手也在猛烈的抖着，他瞅了瞅秘书有些发白的脸，顿时也感到茫然起来。他突然感到自己竟是这样的虚弱无力，同时又是这样的孤立无助。平日里，他常常为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和威势感到暗暗吃惊而又觉得不可思议。而今夜，面对着这无数的人却让他感到原来那些所谓的权力和威势竟是这般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他真的能说动这么大的人群吗？他又如何能让这么多的人全都信服自己？

这行吗？有没有这个可能？

他感到自己心里越发没底了。

“市长，咱们不进去吗？”耳边传来秘书小吴轻轻的又有些不安

的探问。

他怔了一怔，一下子清醒了。我这是怎么了？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缩手缩脚的？眼前的地方不是你曾工作了好多年的地方吗？眼前的这些工人不是你曾朝夕相处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工人吗？这才几年功夫，怎么就会有这么多的戒心和疑虑？怎么就会变得这么生分了？到底是你了还是工人们变了？如果你真的问心无愧，又如何会变成这样？

“什么话！咱们是干什么来的？怎么能不进去！”李高成顿时振作了起来，有些发狠地说道：“走！跟在我后边。”

也闹不清是谁第一个发现市长李高成的。先是有人惊呼一声，而后便有好多人喊叫了起来。等到一阵雷鸣般的喧嚣过去后，数千人的场地上便陡然一下子静了下来。静得剩下了一片呼吸和凌晨刺骨的寒风声。

他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人群，眼前人群的无数只眼睛也静静地看着他。

刺眼的路灯把广场照得一片煞白。他突然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激动，从人们的眼光里，他看到了一种信赖和期待，甚至还带有一种尊重和感激。没有怨恨，没有愤怒，更没有仇视和敌意。刚才的那种紧张和不安似乎一下子全都不复存在了。

“大家好！我是李高成，听说咱们厂里有了事，我特意赶来看大家！”

站在最前头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职工嗓音发颤地嚷了一声：

“李厂长，是你吗？真的是你吗？你怎么会来呀！”

一句李厂长，几乎没把李高成的眼泪给拽了出来。他觉得这个老职工是这样的面熟，但怎么也想不起他曾是干什么工作的，更想不起他叫什么字了。他紧走两步跑过去，一把拉住老人的手，嗓音也有些发颤地说：

“老人家，是我！我是李高成，听说你们要进城找领导，我听说后，想了想，觉得还是我先来见见大家好。”

“你来了就好，来了就好。”老人的眼里顿时湿润了，“李厂长，你如今是市长，我们找你不容易呀。大伙找过你好多次了，别说进你的门了，就是连市政府的大门我们也进不去呀！”